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26
14 June 1976

CHINESE

第一九二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四日星期一下午四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杰克逊先生

理事国：贝宁

中国

法国

意大利

日本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瑞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圭亚那)

帕基先生

赖亚力先生

德吉兰戈先生

芬奇先生

金泽先生

基希亚先生

阿洪德先生

伊娄加先生

达特库先生

吕德贝克先生

马立克先生

默里先生

萨利姆先生

谢勒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八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五时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的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 (S/12093)

主席：按照安理会在六月十一日第一九二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我现在征得安理会的同意，邀请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塞浦路斯代表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土耳其代表蒂尔克门先生，希腊代表帕普利亚斯先生经主席的邀请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它议程上的项目。 我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在安理会上次会议期间，我仅仅约略地提到我们对于安理会讨论的基本立场。 现在我要提请你准许我将我国政府对已经提出的各项问题的意见，作比较详细的说明。

首先，我要代表我国政府向秘书长和他的忠心耿耿的工作人员对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活动所作不眠不休的努力，表示感谢。 秘书长不避千辛万苦，在两族间维持着谈判进程。 我们对他真是非常感谢，对于他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他的耐心和外交才干，我们要重新表示我们的钦仰之心。 我们也要向秘书长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对他为求取和平所作出已经证明非常有建设性的贡献，向部队指挥官普雷斯·钱德将军，以及向副秘书长罗伯托·古耶尔先生和布赖恩·厄克特先生，对他们的努力，表示深切的感谢。

在上次的发言中，我重申了我国政府对塞浦路斯代表权的明确立场。 希族塞人的代表绝对无权代表塞浦路斯讲话。

土族社区为了表示它的自行克制和追求和平的决心，并没有为他们在宪政秩序瓦解以后所设立的行政机构主张享有对外的主权。它主动提议成立一个临时联合政府，这也是值得赞扬和具有建设性的。但是希族社区对这个提议却是充耳不闻，宁愿生活在神话之中，说它代表了整个塞浦路斯。它可以继续拿这种神话来欺骗自己，但是不能也不会改变现实。

现在时机已到，希族塞人社区的领袖们最后应该了解，他们坚持自命为塞浦路斯国家的代表，除了增加两族间的互不信任和更加加深裂痕之外，毫无目的可言。对于这种政治上越出常规所造成的后果，他们必须要负全部责任。

上星期五，事情变得很明显，我们对安理会这些会议的看法与希腊方面的看法有着显然的不同。我们的立场很简单。我们相信，最需要的就是要尽量避免恶言恶语的辩论，相互指控，因为这样的行动只会妨碍今年二月在新的基础上恢复的两族间谈判。我们希望，尽管在安理会十二月间关于这个问题的几次会议之后发生了一连串不愉快的事，尽管最近两族间的会谈一再拖延，了无成果，安理会要尽到它的职责，最好是能造成一种气氛，重新恢复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我们认为维持谈判比任何其他考虑都更为重要。我们看不出，除了对话之外，还有什么办法。

希腊方面的声明再次显示，我们在政治见解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方面都有着很大的距离。希族塞人的领导阶层漠视现实，充满了不可思议而可怕的狂热，在心理上自尊自大，蔑视与他们宗教信仰不同、种族不同的人民的权利，完全不顾历史观点，所以他们对于过去所独揽的权力，很久以来肆无忌惮地滥用来迫害和压迫土族社区的权力，仍然念念不忘。他们不能，而且我想他们也许永久不会相信谈判、妥协以及和睦相处的好处。

希族塞人代表在他的声明中反映了希腊人民的民族感情和愿望。我们了解这种感情，同时只要这些愿望是合法的，是可以与土耳其人民的感情和愿望相调和的，我们也不反对。但是应该记住，塞浦路斯不是一个希腊的岛屿。它从来就不是。在那儿有一个已经居住了几百年的土耳其社区。这两个民族，两个民族社区的愿

望和利益，必须要他们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生活，才能够调和。如果今天希腊人的感情受到伤害，在目前情形来说是很明显的，那末希腊人只应责备他们自己的领袖们和过去的希腊政府，因为许多年来，他们用虚假的希望和不能实现的梦想来诱使希族塞人产生幻想。

希族塞人代表一再指控土耳其，老是说土耳其侵略、侵袭和军事占领，但是，在他的全篇讲话当中，对于土耳其因该岛发生悲剧事故、才按照国际条约履行它的义务，进行合法干涉，却只字未提。他对于问题的背景，也就是造成塞浦路斯岛今日不幸局势的根本原因，也只字不提。因此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提醒他和安全理事会，请他们注意造成今日这种局势的基本发展。我讲话将尽量简短。

塞浦路斯问题的实质基本上是土耳其和希腊两族间对宪法原则中所订关于共处的规则和塞浦路斯国家前途的争执。

一九六〇年塞浦路斯独立时所通过的宪法是根据了两个社区平等合伙的原则。这种结构是反映两族关系的现实情况，并公平兼顾两族不同愿望的折衷办法。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也已经可以清楚看到潜伏着的危险了。希族社区在一九六〇年以前进行的政治斗争不是为了独立，而是为了要与希腊合并。当时的希族塞人领导阶层——恰巧也就是今天的领导阶层——明白表示他们要全面统治土族社区的政治野心。因此，就必须在宪法中订立不违反宪法和不终止该岛独立的保证条款。

虽然有这些保证，塞浦路斯共和国也只能勉强维持三年，到一九六三年就垮了台。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是由于希族塞人社区的领导阶层一开始就认为独立不过是一个过渡阶段，等到一有机会就要实行“希塞统一”。希族塞人社区的忠诚，并不是朝向独立，并不是朝向两族间的合伙关系和合作，而是朝向种族仇恨和“希塞统一”。因此，在新国家成立不久就开始的对宪法的违反，逐渐地加速进行，到了一九六三年终于发生了对土族社区大规模残暴袭击的事件，迫使土族社区在经常贫困、羞辱和无情压迫以及残暴统治下生活达十一年之久。

在那漫长的十一年中，被杀害、伤害或成为残废的土耳其人有二千人，家园被夺而流离失所的几近三万人。他们的宪法权利和人权都大大地受到侵犯。他们

受到了不可想象的残酷和野蛮的待遇。在任何可以想象到的地方都受到歧视。在疯狂的仇恨指引下,他们的家园被洗劫,房舍也被毁坏。经济上的限制、不时实行的封锁和禁止输入最基本的商品,迫使他们过着悲惨屈辱的非人生活,随时都有挨受饥饿的危险。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九六四年,希腊又公开侵犯了塞浦路斯的独立,派遣了二万军队到这个岛上。

土族塞人忍受这种悲惨的命运,因此一有机会,马上就集体迁移到岛上的土族地区,这对希族塞人领袖们来说是不应该惊奇的。在希族管制的区域,几乎已没有土耳其人。可是,上星期五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在他的发言中居然大胆地把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也牵连到他对土耳其的指控中,硬说希族与土族一样都因土耳其出兵该岛而遭受灾难。这也许是为了要使人相信他的说法,就是他代表整个塞浦路斯,但这是不会有人相信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

“对几百名中立的观察者的正直是一种侮辱,也是一种低估人类智慧的令人不可信服的企图。”(第一九二五次会议,第7页)

一九六四年,希族塞人的领导阶层顺利地完成了他们的企图,破坏了国家结构,剥夺了土族塞人的基本权利。希腊在该岛建立了军事优势。的确,并没有宣布希塞统一,塞浦路斯在表面上还维持着一个独立国家的名义。但是,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一方面以塞浦路斯独立的维护者自居,另一方面却并没有放弃他的长期目标。这儿是他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接受希腊《下午报》记者访问时的谈话摘录:

“如果我有抱负的话,那就是要把我的名字与塞浦路斯和希腊的合并联在一起,把希腊的边界通过塞浦路斯的合并,扩展到北非海岸。这是我唯一的抱负,我将为实现这项目标而继续斗争,至死不渝。”

同年,在他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访问时,重申了他忠诚致力于达成“希塞统一”的目标。他说:

“我所想望的要比暂时的塞浦路斯总统的地位高一点。我的抱负是要把我的名字与历史联系起来,成为“希塞统一”的缔造者。”

我知道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对“希塞统一”和独立的双重效忠,是令人难以了解

的。这将怎样解释呢？我想一位前任希腊常驻代表的话是正确的，他在一九七四年政变发生之后在安理会中说，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以为他可以永远欺骗所有的人。当然，在基本上，过去和现在使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跃跃欲试的是他扩展权力的野心。他热烈地想望“希塞统一”，但是，在条件上，要能够增加他的权力和提高他的地位。

在我所提到的那段期间，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四年，曾经试图通过谈判达成解决。土族和希族间的谈判是在一九六七年的严重危机、也就是希腊占领部队向该岛各地的土族村镇发动直接军事攻击之后，在一九六八年开始的。由于一九六七年使用武力造成了极大的动乱，迫使希腊政府不得不暂时改变它的“希塞统一”政策，并第一次接受两族间的直接谈判。

这些两族间谈判进行了六年，毫无结果。在这期间，当时凭借实力地位进行谈判的希族塞人领导方面从来就没有想到时间是宝贵的。今天因为他们面对着的谈判对手和他们地位平等，而且不准备放弃权利，他们才变得歇斯底里地焦急，要想用语言和国际压力来替代谈判。

我们都知道以前的谈判过程是怎样突然终止的，那是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希腊军事部队发动政变，扬言要达成“希塞统一”。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生动地描述了事件的真实性质。下面是他于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九日在安全理事会中说的话：

“希腊军事政权无情地侵犯了塞浦路斯的独立。希腊军人执政团毫不尊重塞浦路斯人民的民主权利，毫不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和国家主权，把它的独裁统治伸到塞浦路斯来。”（第一七八〇次会议，第4页）。

在同次发言中，他指出：

“政变不是在什么希族塞人内部问题的情况下发生的。它显然是外来的侵略，这种侵略悍然侵犯了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和国家主权。”（同上，第6页）。

他又说：

“……塞浦路斯事件并不是塞浦路斯希腊人的问题。塞浦路斯的土耳

其人也同样受到影响。希腊军人执政团所策动的政变是一种侵略行径，它的后果使全体塞浦路斯人民——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都受到损害”。（同上，第9页）。

这些话充分地说明了土耳其为什么被迫进行干预的理由，我相信它们也给予希腊代表一项最好的答复。希腊代表在星期五的发言中不幸地提到了土耳其的侵袭。一九七四年七月发生的唯一侵袭事件是来自希腊的侵袭。土耳其是被迫进行合法干预。现在在塞浦路斯的部队并不是占领部队，派他们到那里去是为了要制止希腊的侵袭，移除对塞浦路斯独立的威胁，为新的宪政秩序铺路，并保护土族社区。

土耳其政府曾经一再说明，土耳其对于塞浦路斯没有政治和领土野心，也没有战略上的利益，同时问题一经解决，它的部队便会撤回。留驻该岛的军事单位在数目上已大大减少，但是在两个社区获致解决办法之前要全部撤回是不能加以考虑的。如果这两个社区不能同意合作共处的原则，那是会发生流血事件的，最近在该地区的另一国家发生的悲剧就说明了这一点。塞浦路斯的经验一定会更加可怕。

我代表我国政府，可以重新说明，土耳其没有意思把它的部队留驻在塞浦路斯，土耳其也没有意思要使该岛分裂。我们不想在该岛实行土耳其的解决办法。我们要为该岛的土族人民做到的是，他们在威胁之下生活已经很久，我们要解除他们的一切威胁。我们要确使该岛成为一个从来没有是这样过的——一个真正独立，真正不结盟的岛屿。这要通过谈判才能实现，此外别无其他途径。但是，想要恢复当时根本没有谈判可能的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四日以前的情况，谈判是无法开始的。

希族塞人代表在希腊代表的支持下提出了一连串关于联塞部队在土耳其区的行动自由，居住在北部的希族塞人，所谓土耳其殖民政策和难民问题，失踪人士和该岛情势的某些其他方面的指控。我希望能够让土族塞人代表有机会就这几点提出解释。就我来说，我没有意思与希族塞人代表或希腊代表进行辩论。但是我要对提出来的问题有所说明。

关于联塞部队行动自由的问题，安理会知道此事已由秘书长代表与土族塞人的代表进行谈判中，希望对联塞部队在土耳其区域内驻留、部署和执行任务的问题能够获致协议。我们希望，如果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那末迅速订立协议和消除由于缺乏明确准则而存在的困难都是可能的。我很高兴秘书长同意这种看法，这一点他在他的报告第66段中说得很清楚：

“在这方面，我应该提到腊乌夫·登克塔什先生同我的特别代表，根据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三日的会议记录，就北部联塞部队的驻留、部署和活动进行的讨论正在取得进展。我希望这些讨论一旦完成，联塞部队在北部的的工作就会有所改善。”（S/12093, 第66段）

关于土族塞人当局正在将希族塞人驱离塞浦路斯的北部地区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希族塞人从北部迁往南部是根据了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二日两族代表在维也纳第三回合会谈时协议的准则。那些会谈的新闻公报第三段说：

“目前居住在北部的希族塞人，如果自己请求并在不受任何压力的情况下愿意南迁，应准许他们南迁。”

从那时起，土族塞人当局忠实执行这一协议；没有人被驱逐，但是接受了希族塞人直接或通过联塞部队向土族当局提出的书面申请。土族社区一贯采取的立场是认为要愿意前往南部的希族塞人强迫留在北部是不人道的。当然，这是违反希族塞人领袖们的政治传统的，他们许多年来都阻止土族塞人移往土族地区，把他们留下来作为人质，作为向土族社区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

土族塞人当局有文件和录音带，可以证明移往南部是出于自愿的。

最近居住北部的希族塞人的确有加速南迁的趋势，但是这并不是由于土族塞人当局施加了任何压力。这种移民对土族塞人社区来说，在政治上是没有利益可言的。加速南迁不如说是由于格拉弗斯·克莱里季斯先生被迫辞职和激进的希族塞人领导方面主张长期斗争的言论，使居住在塞浦路斯北部的希腊人对两族间谈判的结果已不存希望。但是，希族塞人一经自愿南迁之后，却说他们是被驱离土族地区的。他们这样说是为了要避免被指为对本族不忠，和不能领受希族塞人的难民

救济金。

为了对这个问题寻找一个解决办法，以确保居住于北部的希族塞人的合法权利，并防止两族间的误会和紧张，土族塞人的谈判代表曾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在尼科西亚举行的会议上向对方提出了一项建议。土族塞人代表要求希族塞人领导方面公开保证，不指控自愿南迁的希族塞人对本族不忠，也不会不让他们领受难民救济金。在认可这项建议的前提下，他提议有意南迁的希族塞人向在场的国际红十字会人员表示他们的愿望。但是，希族塞人代表却拒绝接受这个提议。

我们曾就这个问题同登克塔什总统进行了广泛的协商。他自己已就施加压力的指控进行了调查，他正在研究可以让公正权力当局审核申请书的各种办法，以期消除对这一方面所表示的疑虑。

关于有大批土耳其国民从土耳其向塞浦路斯移民，目的在改变该岛的人口特性，让土耳其可以兼并或分割该岛的说法，是与事实真相不符的。土耳其政府并不推行兼并或分割的政策。土耳其政府一再申明，它尊重该岛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原則，主张通过两族间会谈和平解决问题。

对土族社区来说，也不需要增加人口的方法来主张它在联邦解决办法下公平合理地分享领土的权利。

但是，除了这些考虑之外，必须记得北部的经济情况并不容许大量移民。现在北部已经有来自该岛南部的六万移民，应该要安置他们。在现在的经济情况下，已经不能再容许有其他移民了。

那里发生的是：临时从土耳其运入了一些有训练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应付当地经济的迫切需要。根本不发生这些人取得塞浦路斯公民权，或在该岛永久居留的问题。

一九七四年八月以后来到塞浦路斯的人民，大多数都是过去若干年来因受到希族塞人当局的政治、行政、社会和经济压力而移民到土耳其、大不列颠和英联邦其他各国去的土族塞人，现在让他们有机会按照塞浦路斯共和国宪法和有关的公民权利法令，在安全的条件下，回返他们的祖国过正常生活。

同时也应注意，按照一九六〇年签订的建国条约附件“D”的规定，单单在土耳其就有源自塞浦路斯的大批土耳其人有权回到塞浦路斯，并在该岛定居。

我现在要讲到难民问题。

如同土族社区代表在安理会过去几次讨论中所一再强调，难民问题对塞浦路斯来说不是一个新问题。过去二十年来，土族社区就因为有关难民问题而受尽苦难。

一九六三年，由于希族塞人的攻击和压迫，有二万六千土族塞人变得无家可归，其中有些还是第二次，因为他们早在一九五七年就已有过这样的经验。一九七四年，土族塞人社区半数以上的居民，约有六万人，被赶出他们在南部的家园，为了安全逃亡到北部来。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希族塞人在一九七四年军事行动期间选择了到南方去。希族塞人引述的一些数字有很大差别。因为这个问题为了宣传目的而被利用，我们甚至听到过高达二十二万人的数字，这当然是言过其实。希族塞人的检察长在他所著《塞浦路斯难民问题的法律方面》一书中说，塞浦路斯的难民不可能超过十二万人。

希族塞人方面把难民问题夸张到大大离谱，这一点现在已越来越明显。在一篇刊载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七日《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文章中，布鲁斯·洛父先生这样写道：

“一星期中很少没有国会和各种慈善机构的代表来访问的。象例行公事那样让他们看到有一万四千名‘篷帐难民’。他们听到了同一些令人不忍卒听的伤心人的故事。无需说，没有人会告诉他们，难民可以住到英军腾空的坚固的房子里去，或者可以住在容易进口的预先建造的房子里去。实际的情况是，马卡里奥斯至少要有一些住在篷帐里的难民。由于这个关系，当局就大费手脚，使一万四千名难民不‘逃跑’到比较舒适的房舍去。”

没有人否认难民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要解决难民问题一定要顾到这个问题的所有因素，而不单单是希族难民的问题。土族塞人社区有八万六千难民，其中有些仍在等待安置。有同样数目的希族塞人已在南部土耳其人的住房和土

土耳其人的产业上重新定居。

另一方面，问题的范围已有了很大的改变。自去年以来，两族间会谈已就自愿交换人口达成了协议。由于这一协议，所有居住在该岛南部、在希族塞人当局管辖下的土族塞人已迁移到土族塞人行政当局管辖下的北部地区。

因此，这个问题的其余方面的解决，是同塞浦路斯问题的全面解决有密切关联的。

关于失踪人士问题，土耳其方面——我是指土耳其政府和土族塞人社区——曾经一再说明，土耳其当局手中没有任何失踪的希族塞人。这项事实并经国际红十字会证实，将它的调查结果正式通知登克塔什总统和克莱里季斯先生。但是，希腊方面，继续想利用人道主义的感情，将七月十五日希腊发动政变时造成的损害诱过于土族方面。应该记得，当时的国际新闻报道说，马卡里奥斯的支持者因而死难的“至少有两千人”。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一九七四年在安理会的发言中就亲自提到在希腊政变期间有“一场真正血腥的大屠杀”，并强调说有数以千计的他的支持者为政变的发动者所杀害。也许，桑普森审判的结果——那是说如果这一审判有一天会结束——将能揭露更多关于这个问题的真相。

在评论了希腊方面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之后，我要向安理会重申土耳其政府准备鼓励两族社区的代表更多地、更有成效地就人道问题增进会谈。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和帕帕多普洛斯大使对土耳其不执行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的决议，已经说了很多。我不接受那项指控。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所有决议的实质，都是敦促通过两族间会谈使问题得到解决，虽然明知某些规定是土耳其无法接受的。

现在我要就秘书长报告中关于谈判过程的部分表示一些意见。这的确是我们应该集中注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因为所有关于塞浦路斯的问题的解决，都要看两族间会谈的结果。

秘书长报告关于两族间会谈的一节回溯了促使双方代表进行会谈和维持会谈进行的困难经过。希腊方面对这一节作了有偏见的解释，将事实歪曲到令人无法辨认。因此，我要简单地追述一下，自去年十二月安理会举行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

最后一次会议以来，发生了一些什么。

我们都记得，六个月以前安理会开会考虑将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时，在秘书长亲自主持下的两族间会谈已陷于停顿，在大会就塞浦路斯问题进行了激烈尖锐的辩论并通过了决议后，政治局势已更加恶化。会谈一方，土族塞人社区，为了它的代表、切里克先生、在去年十二月已经向安理会详细解释过的理由，拒绝接受第3395(XXX)号决议。因此，必须要找寻一个恢复两族间会谈的新基础；会谈双方也必须就一项新的程序达成协议。

为达此目的，土耳其和希腊两国外交部长去年十二月在布鲁塞尔就恢复两族间会谈的新基础达成了协议，并分别劝告该岛土族和希族社区接受这项基础。布鲁塞尔协议所设想到的是无条件恢复两族间会谈，和就塞浦路斯冲突中有待解决的一些方面——关于领土、联邦和中央政府的权力等方面——在不分优先次序的情况下，达成一项一揽子的协议。布鲁塞尔协议还预期在谈判过程的某一阶段，设立两个委员会，一个讨论领土问题，另一个处理宪政事项。

这是一个切合实际的妥协办法，以一方面就土族塞人的政治要求，另一方面就希族塞人的领土要求同时进行谈判的方式，达成全盘解决。

秘书长在同有关各方进行了详尽的协商后，吁请两族社区依照布鲁塞尔协议的规定，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恢复会谈。土族塞人社区于二月二日对这项呼吁作了正面的答复，表示愿意进行有意义的会谈。

新的谈判进程，经由秘书长努力发动，以布鲁塞尔协定为基础，是一个良好的步骤，因为它可以促使双方寻求和平。可是走向维也纳的道路从一开始就是有困难的；因为会谈的一方——希族塞人社区——内部意见分歧，不能团结一致。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象平常一样，要同时打出手中所有的牌，不愿意进行有意义的会谈。结果是，甚至在维也纳会议之前，过去八年担任希族塞人会谈代表的格拉弗斯·克莱里季斯先生辞职，后来又撤回辞职，反映了希族塞人领导方面内部日益增加的纷乱。后来，克莱里季斯先生不得不在由代表希族塞人各党各派的成员组成的一个希族塞人代表团的陪同下，前往维也纳进行第五回合的会谈。

最后，维也纳会谈开始进行，但是希族塞人在会谈的四天当中始终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另一方面，土族塞人谈判代表登克塔什先生却详细地说明他这方面对布鲁塞尔协议所设想到的塞浦路斯问题的所有方面的意见。最后达成了程序性的协议，由希族塞人方面在六个星期内提出它的提案，然后由土族塞人方面在收到希族塞人提案后十天之内提出相对的提案。登克塔什先生同意这一时间表，希望希腊方面能克服内部歧见，定出一个广泛性的谈判立场。可是，这一希望没有实现。希族塞人领导方面对于应该提些什么提议，内部意见仍然不能一致，但却同意了一点：任意引用秘书长的名字和它的斡旋工作。希族塞人完全不顾秘书长的微妙地位，竟认为可以提出他们的提议——不如说是冒充——说成好象是秘书长所建议或赞同的。一直到秘书长一再否认这种说法后很久，希族塞人方面才最后撤回了他们这种没有根据的说法。

当谈判人员在维也纳第五回合会谈后回到尼科西亚之后，土族塞人代表等候希族塞人谈判代表按照维也纳协议提出他的提议，但是却毫无音讯。不但不提出提议，而且还一团糟的叫嚷，希族塞人方面先是否认在维也纳获致协议的程序，后来又提出荒谬的说法，说克莱里季斯先生没有将维也纳协议通知他的最高领导人。克莱里季斯先生在真理的祭台前被牺牲了。最后的温和合理的呼声在反对谈判解决的声浪中被淹没了。

从希族塞人的新谈判人员的人选可以知道，狂热反对之风非常强烈，当选的帕帕多普洛斯先生是塞浦路斯自由斗争民族组织的党员，他对于他的政治愿望自信心很强。下面是帕帕多普洛斯先生于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在莫尔富发表的讲话摘录：

“我们民族的传统和祖先的遗泽已经为我们的历史演变指明了方向，任何力量、压力、威胁、干涉、牺牲和时间考虑都不能改变这种出于自然演变的历史方向，就是走向自由和与希腊联合……现在是塞浦路斯人和其他人士将希塞统一的历史必然性当作是自己信念的时候了……在希腊国界之外，塞浦路斯是没有自由可言的。”

尽管有因谈判代表的人选而产生的合理的忧虑，尽管有因事态演变而引起的不安，尽管有因此而在土族社区中所造成的有正当理由的疑虑和关怀，土耳其政府仍然坚决敦促进行有意义的谈判。土族社区虽然对希腊民族主义的狂热分子在希族塞人的领导阶层中占了上风一点有着深切的忧惧，但还是接受继续进行两族间会谈，并指派了一个新的谈判代表。可是，这一次，土族社区正确地坚持要认真进行谈判。以前的会谈搞到成了无益的宣传和程序上的争辩。为了避免再有这种不幸的事态，土族方面提议领土问题应该秘密讨论。

对于这项建设性的提议，答复是什么呢？是以希族塞人代表给秘书长代表的一封信的方式，提出了一些新的指控和宣传，希腊方面在上星期五也就这一点作了发言和补充。

但是，我们希望这不是他们最后要讲的话，秘书长仍将能促使双方会谈人员再回到会议桌上来。尽管他的讲话的内容完全消极，但是我们注意到克莱里季斯先生曾说他的一方：

“依然认为两族间会谈是使塞浦路斯问题得到和平永久解决的最好办法”。

（第一九二五次会议，第 11 页）

如果我们可以从他讲的许多话中单单挑出这一句话，我们愿意把它认作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帕普利亚斯大使还说，他的政府全力支持秘书长的调处工作，今后也将继续支持。我们完全同意，会谈要有意义，有成效。我可以向安理会保证，土耳其政府非常愿意运用它的一切影响力，协助双方达成和平解决。我们相信秘书长将能按照维也纳第五回合会谈以前和会谈期间所规定的范围，重新推动会谈的进行。

最后我要讲几句话。克莱里季斯先生说，土耳其政府处于统治的地位，对两族间会谈负有主要责任，因此，会谈没有进展，应该要怪土耳其。他基于自以为是假定，认为所有希腊的提议都是建设性的，合理的，所有土耳其的提议都是不合理的，不能接受的，现在把这一点撇开不谈，应该指出的是，他对土耳其在两族间

会谈中所持立场和所起作用的概念是完全错误的。土耳其除了对该岛独立，不牵涉任何战略性安排或权力政治，和土族社区的福利和安全之外，对塞浦路斯别无其他利益。因此，土族塞人社区能够接受的任何解决办法，毫无疑问的，土耳其都可以接受。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这是我第一次在安全理事会就我们所讨论的项目发言，首先我愿热烈欢迎你这位圭亚那杰出的外交家和政治人物，并祝愿你成功地处理我们付托给你作为安理会主席的职责。我相信，你在联合国的丰硕经验、活跃的工作成绩及你的能力将使安全理事会六月间在你主持下所必须讨论到的复杂问题获得应有的审议，并确实地为这些问题寻求解决办法。

我特别高兴地注意到，你代表一个积极参加不结盟运动的国家。这项运动是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具有影响力的一股力量，它对确保国际和平和安全、缓和、消除紧张的温床，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今年五月，圭亚那人民庆祝了独立十周年纪念。在它独立发展的相当短促的期间内，圭亚那历尽艰难，对国内外反动势力作了斗争，以克服过去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沉重后果；圭亚那正在对帝国主义破坏它的独立和主权的侵袭进行坚决的斗争。

苏联人民一直同情地注视着圭亚那友好人民的努力，祝愿它们在进一步巩固独立、确保圭亚那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努力方面，继续获得成功。在圭亚那独立十周年的时刻，苏联人民相信，我们两国友好关系将继续迅速发展、增长，在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情况下，使苏联和圭亚那人民都受到益处。

最近才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获得解放的各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力的显著增强，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特色之一。它们多数都在反抗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坚定地捍卫它们的政治和经济权利，想巩固独立和增进它们人民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

苏联在列宁主义外交政策原则的指引下，一贯地站在为争取民族自由、独立、社会进步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一边，支持它们为不受外来反动势力的干涉，保卫它们的独立和主权而作的努力。社会主义国家同不结盟国家间日益增长的互相了解，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其他某些圈子的不满。这些势力想消除不结盟运动的反帝、反殖和反种族主义倾向。它们想要破坏这项运动同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之间的友谊

和合作。不过，这些企图是注定了要失败的。

苏联代表团也要向你的前任、安全理事会五月份主席、杰出的法国代表德吉兰戈大使，表示感谢，安全理事会在他的指引下，讨论了几个重要事项。我作为苏联代表，想借此机会表示我们对于苏法两国对塞浦路斯问题的立场一致，感到非常满意。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七日苏法联合公报曾就塞浦路斯问题作了如下声明：

“苏联和法国对塞浦路斯继续存有危险的局势，表示关切。它们相信，应该通过谈判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并应该在充分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同样地在严格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关于塞浦路斯的决定的基础上，苏联和法国也赞成将一切外国武装部队立即撤出塞浦路斯共和国，并让一切难民在安全的情况下返回家园”。

我也要代表苏联代表团欢迎巴拿马驻联合国新任代表伊·娄·加大使。我祝他担任新职一切成功，并向他保证，苏联代表团将很高兴同他在安全理事会合作，以增强国际和平和安全，以及联合国的效能。

今天，安全理事会又一次讨论联合国驻塞浦路斯武装部队延长任务期限的问题。不过，大家都很清楚，这个问题是不能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来审议的，也不能和塞浦路斯现在的一般局势或塞浦路斯问题分开来单独地审议。塞浦路斯悲剧的成因，是大家都知道的；联合国和它的维持和平和安全的主要机构、安全理事会对这一点也知道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外来的侵略势力不断地企图破坏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自给自足和领土完整，剥夺它推行不结盟政策的机会、把它变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战略跳板和地中海东部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

我不必详细叙述一九七四年夏天的事件，当时由于某些集团的粗暴干涉，塞浦路斯共和国陷入深重的危机，人民备尝困苦。

自从塞浦路斯危机发生以来，几乎已有两年，但塞浦路斯的局势仍然复杂而具有爆炸性。象从前一样，外国军队仍然留驻在塞浦路斯——从殖民时代就驻留在

那里的军队和最近入侵的军队，这都是违反联合国的决定的。成千成万的塞浦路斯人民仍然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成为流亡者和难民。他们没有返回家园的机会。我们苏联人民在伟大爱国战争的期间尝尽了敌人进攻和占领国土的恐怖，我们了解并同情塞浦路斯人民的困苦。

这个国家内不同地区间的传统经济环结被破坏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属下的几个国家集团小组织在布鲁塞尔、在奥斯陆不断地想背着塞浦路斯人民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损害他们的重大利益。它们的这些企图都是秘密的，连国际社会和联合国都不让知道。

按照安全理事会第367(1975)号决议重开的两族谈判，并没有取得缔结必要协议的积极成果。从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详尽报告(S/12093)可以看出，塞浦路斯的局势仍在继续恶化。报告第63段强调岛上仍然存在着相当紧张的气氛，因一九七四年事件而引致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虽然两族谈判在秘书长的主持下举行了，但他的积极努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生正面的效果。秘书长报告曾详细地讨论了这种令人不满的局势的原因。塞浦路斯危机的最重要的一些方面还有待解决，这表示了，这种局势对东地中海的和平和安全是很严重的威胁。由于外来势力处心积虑地要维持塞浦路斯和邻近区域的紧张，所以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没有获得执行。根据这些决议，要解决塞浦路斯危机，必须以维护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它的不结盟政策，立即从它的领土撤退一切外国部队和军事人员，不干涉它的内政，和在安全的情况下让所有难民立刻返回家园为基础。

这些都是联合国决议中的关键性规定；这些规定的执行将能为将来公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和消除紧张局势的危险根源提供一个机会。现在每一个人都已清楚知道，甚至象《纽约时报》这样的一份报纸也在一九七六年六月九日刊载的一篇主要文章里承认，塞浦路斯正在朝着分裂这个岛国、取消塞浦路斯共和国这个不结盟

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方向发展。安全理事会也不应该对下列事实视若无睹：事态象这样地发展下去对该岛就会有兼并或甚至双重“统一”的严重威胁。这是不应忽视的一项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安全理事会的基本职责是讨论塞浦路斯问题的实质，以确定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议未获执行的理由，并采取步骤防止一个联合国会员国被瓜分，防止它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被破坏。

如果安全理事会研究了秘书长这样透彻而广博的报告，但却忽略并且不听取他就塞浦路斯事件的危险发展所提出的严肃警告，对塞浦路斯问题的基本方面又保持缄默，仅仅机械地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六个月，那就令人费解了。

可以自然地预期到，安全理事会以内和以外的不结盟国家遵循记载在它们所举行的会议的正式文件、特别如利马会议宣言中的对塞浦路斯的基本立场，将主动采取应该经由联合国采取的具体步骤和措施，以保护不结盟运动创始国和积极参加国之一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就安全理事会的四个常任理事国——我是指苏联、美国、法国和大不列颠——来说，它们同不结盟国家一道，在它们的联合公报里都郑重保证维护并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我已经引述了苏法公报关于塞浦路斯的部分。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苏美会谈联合公报和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六日苏英会谈联合公报中也都可以找到类似的声明。参加会谈的各方已正式声明它们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苏联和联合王国的公报提到它们只承认以马卡里奥斯总统为首的塞浦路斯合法政府。在苏美公报中，双方强调，应该在严格遵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关于塞浦路斯的决定的基础上，公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因此，安全理事会的这四个常任理事国已经作出了这种负有责任的承诺。由

于塞浦路斯的紧张局势继续存在，这些文件中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文字，与目前的局势是完全有关联的，而且已显得特别重要。现在必须做到的是，要确保这些诺言立刻实现。

最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就在日内瓦通过了防卫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及其不结盟政策的特别决议。委员会促请所有国家避免采取违反关于塞浦路斯的各项联合国决议的片面行动，并要求不容许塞浦路斯的人口组成有任何改变。

苏联继续坚决赞成立刻执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关于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各项决定。

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届大会通过的为和平和国际合作继续斗争的纲领——也同样是国家的自由和独立为目标的纲领——中，对爱好和平国家集中努力，以消除剩余的战争温床的需要，曾给予高度优先的注意。消除世界上某些地区继续存在的爆炸性局势，是为了维护和平和安全的利益，同时也符合联合国的原则及宗旨，以及苏联的爱好和平的列宁主义外交政策。苏共大会特别提请注意，最复杂和最危险的紧张中心之一便是塞浦路斯危机。从危机初发生的时候起，苏联就一直维护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赞成从该岛撤退一切外国部队，并准许人民——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享有决定他们自身前途和管理他们自己单一国家的事务的权利。

苏联要求并继续要求外国停止干涉塞浦路斯主权国家的内政，塞浦路斯是联合国的一个正式会员国，也是不结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苏联谴责任何要想兼并或瓜分塞浦路斯的企图。

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先生在向苏共第二十五届大会提出的报告中重申了苏联对塞浦路斯问题的一贯基本立场。他说：

“特别在欧洲，我们还有一个困难而危险的紧张局势的纽结，那就是塞浦

路斯问题。我们深信，如果能够适当地顾到塞浦路斯两族的权益，如果同时又能无条件地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如果能不把塞浦路斯人民所不能接受的决定强加在他们的头上，那就可以使这个严重问题得到解决，并有利于欧洲的和平、安全与安宁”。

这就是苏联的基本立场。这是根据了列宁主义外交政策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就是为了确保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利益，保护每一个国家——不论大小——的人民决定自己前途的神圣和不可剥夺的权利。

苏联代表团认为，塞浦路斯当前局势的性质和围绕着塞浦路斯问题的现有情况，都再次证明了苏联在联合国开始讨论塞浦路斯问题时所提出的主要提案是合理的、及时的。当时苏联提议，应该在一个有代表性的国家会议上审议塞浦路斯问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提议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有代表性的国际会议。只有这种性质的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国际会议才能帮助促成这个危险的紧张根源的公平解决。很不幸的，当时对塞浦路斯悲剧应该负责的各方、一些想望发生新世界大战的人士、和一些在世界各地，包括东地中海地区，到处煽动想要加剧紧张局势的人士，使那项提议不能被接受。

苏联代表团认为必须提醒安全理事会注意那项提案，并代表苏联政府重新肯定那项提案，并坚持通过那项提案。

我们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结论，为什么要这样地重申我们的提案呢？理由是，在就塞浦路斯问题作成决定时所形成的僵局，以及例如在布鲁塞尔和奥斯陆所表现的要利用两族谈判所遭遇的困难来促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利益的明显意向，都使我们相信，在目前情况下召开一次有代表性的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国际会议，将可促成一项公平的解决。

苏联代表团愿意提醒安理会理事国，并请它们注意苏联的另一项提案，那就是应该由安全理事会派遣一个特别调查团前往塞浦路斯的提案。

通过并执行这些提案，无疑地将能帮助使塞浦路斯问题达成公正与和平的解决，这样也将符合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以及东地中海的和平与安全的利益。这样也将有助于减轻国际紧张局势。

关于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的问题，苏联代表团不打算反对延长，因为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已经同意延长。同时，我们要表示我们的了解，部队的经费将继续按照以前的办法筹措，也就是在自愿基础上筹措。

总之，苏联代表团认为应该指出，单凭延长联合国部队的任务期限并不能使塞浦路斯问题更易于解决。安全理事会必须要做到的是，应加紧努力使问题得到解决，以保证塞浦路斯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并确保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关于塞浦路斯的众所周知的各项决定得到执行。

主席：谢谢苏联代表对我个人和对我国所说的客气话。我愿向他保证，我们同样地愿意进一步加强我们两国间和两国人民间的关系。

默里先生（联合王国）：先生，我首先要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如果我是你，我就要认为自己运气有点不佳，才当上六月份的主席。你的继任者也许可以希望在即将到来的假日期间，他们的职务不会太繁重。但是你却不得不主持至少两次辩论。但安理会其他理事国倒可以为自己庆幸，因为在这个忙碌的月份里，可以在一位在经验和才干方面为我们所最信赖的老朋友的指导下进行我们的审议。

我也要赞扬你的前任、法国大使的干练，尤其是他主持上月份的会议时的作风。

象在我以前发言的代表们一样，我也要谢谢秘书长，他向联合国提出了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又一项优美而清楚的报告。报告清楚地说明了联塞部队怎样地在岛上帮助创造条件，使两族间会谈得以继续进行，并多少有一些成功的机会。报告还反映了秘书长在执行安理会所托付的斡旋任务时所作的不倦努力。

我国代表团认为，秘书长和他在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以及联塞部队指挥官普雷姆·钱德将军和他们的文职工作人员及联塞部队的士兵，都值得我们全体的信赖和敬仰。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建议，在目前情况下，联塞部队的继续驻留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可帮助维持岛上的宁静，而且还有助于继续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

我国代表团同意秘书长的意见，就是的确需要联塞部队继续执行任务，我们也支持将该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

而且，我很高兴能够宣布，联合王国希望在未来任务延长期间，继续将英国分遣队的兵力维持在目前的水平。我们将继续负担英国分遣队的全部费用；它是联塞部队中最大的分遣队。我们还将继续负担联塞部队后勤支助的一大部分费用。在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财政年度，这项数字到达170万镑。

秘书长在报告中再度就联塞部队日益严重的财务情况向安理会提出警告。我们将一项任务交付给秘书长，但是却不为他提供执行任务所需要的经费，这的确是非常有问题的。在秘书长看来，情况是如此严重，他警告我们说，如果不采取补

救措施，联塞部队很可能有一天无法继续执行任务。我国代表团认为，鉴于安全理事会对延长联塞部队任务期限投赞成票的很多，秘书长可以有理由希望，提供自愿捐款来支助联塞部队行动的国家将会比以往多得多。

这些会议的目的是要延长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不是要对塞浦路斯的政治局势作详尽审议。因此，我觉得非常遗憾，我的苏联同事竟坚持要于事无补地兜圈子，并一再提出荒谬的指控。说塞浦路斯目前的一切问题都起源于北约组织欲攫取一只不沉的航空母舰的邪恶企图。塞浦路斯人民自己，不论希族或土族，都清楚知道事实并非如此，苏联同事当然也应该明白这一点。

但是，虽然我们眼前要做到的是延长联塞部队的期限，我们也必须尽力在政治解决方面谋取进展。我希望我们将通过的决议必须重新肯定第367(1975)号决议。该决议是秘书长担任斡旋任务的根据，决议并要求两族代表将他们的会谈作为高度优先事项处理。

联合王国政府吁请会谈各方注意这项要求。共同关心塞浦路斯问题的我国政府和我们在欧洲共同体的伙伴——我可以说，不是象所指说的在暗中，而是公开地，并同所有关系方面合作——认为如果失去了寻求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的动力，就会危害到东地中海的和平与安全。共同体认为，现在的情况是，可以在秘书长亲自主持下，并在他现有的任务范围内恢复会谈。我们真诚希望，当事各方不要在行动上对会谈的恢复有任何妨害。

联合王国代表团同欧洲共同体的伙伴也关心到塞浦路斯的人道方面的问题。它们支持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之类的国际组织所作的努力。这九个国家认为，当事各方应尽全力协助这些组织。重新开始两族间会谈，将有助于人道问题的解决。反过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基于互信的合作也祇会改善两族间会谈的气氛。

秘书长在报告中说，岛上的气氛仍然很紧张，因一九七四年事件而引起的问题仍然有待解决。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为联塞部队提供部队的各国、最

重要的是塞浦路斯人民，都有权期待塞浦路斯争端的当事各方抓住机会，迅速解决造成它们分裂的一些问题。

我们要求他们重新作出坚忍的努力，象秘书长一样，我们希望他们能表现必要的灵活性，为长久以来无法获得解决的问题寻求解决办法。

主席：我谢谢联合王国代表对我个人的称赞和关心。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首先，我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在你来到这里的一年半中，我们对你在外交和谈判方面的才干，都得到深刻的印象。你常常和安理会其他不结盟国家的代表一起提出交由我们审议的许多案文，你对我们的工作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无疑地，你将再次有机会在本月份安理会审议议程上一些最复杂烦人的项目时，表现你的才干。

我也要向对卸任主席表示感谢的各代表团表示我的谢意。对他们的恭维和赞许，我是非常感谢的。安理会全体理事国和秘书处的合作使我的工作很轻松，所以我认为我也应该感谢他们全体。

我仔细倾听了马立克大使的讲话，要感谢他提到一九七四年法苏联合公报，公报强调了苏联政府和法国政府都希望看到塞浦路斯的局势恢复正常。

我们对关于联塞部队的秘书长报告的审议，使安理会能够有机会每六个月审议该岛的局势，并提出意见——悲观的意见。六月五日提交给我们的内容完善的文件，也没有能使我们背离这个传统。就凭秘书长认为必须将联塞部队再维持六个月这一点——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来说，就表示了问题在大体上仍然没有改变。

但是从报告中可以看出，问题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指的是包括两族间任何接触的两族间关系，因此也是指维持停火。虽然沿停火线的射击事件已有显著的减少，但在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去年十二月就已指出的，一再破坏停火、从停火线向前移动和建立防卫据点的事件的不断发生。我们只能重新呼吁遵守停火和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六日建立的停火线。维持现状是寻求和平解决的必要条件之一。

但是另外有一组更新的、但也同样烦人的问题。我所指的是联塞部队在该岛

北部执行任务时所遭遇到的阻碍。 秘书长在报告中对联塞部队执行任务所遭遇到的困难，虽然通常都可以理解地措辞谨慎，但仍然说了下面的话：

“...联塞部队对北部的希族塞人的福利、幸福和安全无法作任何有效贡献。”

(S/12093, 第 23 段)

这一部分人民应该象岛上其他居民一样受到联塞部队的保护，但他们似乎正受到威胁。 秘书长虽然认识到由于对民警所施加的限制，民警无法进行调查，但认为他应该报道他所收到的严重控诉，就是对希族塞人施加压力，迫使他们离开北部；如果他们不同意，就会遭到武力驱逐，并不准携带财物。 同样地，我们注意到在六个月内有 1,400 个希族塞人在南方定居。 最后，我们从希族塞人方面得知，估计有 44,000 个土耳其人已移居到该岛北部，土族塞人方面没有举出任何数字，但是说其中大多数只是暂时留在塞浦路斯。

那些控诉、那些迹象都是不能置诸不理的。 最好的、同时也是唯一的办法是让联塞部队无所偏袒地观察当地发生的情况。 这意味着它在该岛的北部和南部都应在相同条件下执行任务。 而且，它的任务如同第 186(1964)号决议所规定，是防止战事再发生、帮助维持和恢复公共秩序，使局势回复正常。 同意延长联塞部队任务期限的有关各方，也应保证该部队能充分执行任务。 因此，我们愿意相信，那将是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和登克塔什先生现在正在讨论的安排的目的是和结果。

这种局势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秘书长的斡旋任务。 事实上，很明白的，联塞部队的驻留本身不是目的，在我们审议延长其任务期限时，除了维持平静之外，我们也不能忽视了所以要该部队驻留的其他理由。

自从上次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我们举行关于这个问题的会议以来，已经在维也纳举行了第五回合的会谈。 由于布鲁塞尔协定较早所规定的准则，就当事各方答应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政治解决的各个方面的具体提案来说，那个回合的会谈是有积极成果的，这些提案将被列入构成为达成解决而作的努力的基础和手段的“一揽子交易”内。 虽然报告里说到事态有时恶化、有时好转、但进展还是有的。 已

经通过特别代表交换了一些信件，这些信件已刊载在本报告的附件里。它们的重要性和范围仍在当事各方分析研究中。

我们认为，现在已经存在着开始就实质问题进行谈判的基础，因为所有先决条件事先都已排除，唯一例外是交换提案，这一点已经作到了。不管当事双方的立场相差得多么远，我们仍然认为这类立场应该被认为是合理的出发点，但是有一项了解，就是按照在维也纳所作的承诺，这里所提出的任何一点在原则上都不能被解释为是一项先决条件。

因此，我们认为，秘书长可以在他的任务范围——决定谈判的形式和方法也属于其任务范围——内，根据这种意见开始新的回合的会谈，祇要当事双方都宣布愿意将这一点交由秘书长裁决。这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欧洲共同体其他成员的希望，我们对于影响到我们有关系的一些国家的这种局势，是当然要关心的。

秘书长执行任务，已证明自己无限忠诚，全力以赴。对于他仍将执行的任务，他可以放心，一定会象过去一样，得到我们全力支持。象它们自己所说，当事双方对他是完全信任的。他知道，我们也愿意协助他执行这项为我国所非常重视的困难任务。我也要向秘书长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的实地工作表示敬意，秘书长信任他，给了他一项棘手的工作；他已经充分证明不负所托。

最后，我要对联塞部队指挥官、普雷姆·钱德将军的至诚服务和卓越才干，以及组成联塞部队的将士们表示敬意，安理会延长联塞部队任务期限的意愿，也必须被解释为是对他们表示感激和鼓励。

主席：我谢谢法国代表对我个人的美言和称赞。

芬奇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我首先要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作为一个外交家和谈判者，你的杰出才能和干练是安理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的所有你的同事都非常赞赏的。我国代表团和我个人很满意地欢迎一个与意大利保持亲切关系的友好国家的代表担任主席，这种关系由于字母次序的幸运排列使我们在议席上成为邻座而在私人水平上更为加强了。

你的前任法国代表路易·德吉兰戈大使在整个五月份非常圆满地完成任务，已得到当之无愧的感谢和祝贺，我也要致以同样的感谢和祝贺。

我必须再次承认意大利代表团曾经深切希望安全理事会能够重新审查塞浦路斯问题，并根据有关的联合国决议所指出的方向的持续进展以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任务。我们很遗憾事实似乎不是如此，这从刚印发的值得称赞的秘书长报告（文件S/12093）里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来。我们在这个报告里看到：

“……塞浦路斯的局势相对地平静，没有任何大规模的军事对峙，也几乎没有严重的违反停火事件。但是塞岛的局势仍然相当紧张，一九七四年的事件所导致的问题大部分仍未解决。”（S/12093，第63段）

此外，秘书长在报告里提到安全理事会第367(1975)号决议第6段委托他进行的斡旋任务说：

“第六个回合〔谈判〕原定于五月举行，但是由于第五回合达成的协议中所预期的关于领土问题的书面提案的交换，没有得到充分执行，因此不得不加以延迟。”（同上，第68段）

在我前面发言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外交部长和许多发言人已引述了报告的其他段落，也是一样的令人灰心。

所有这些，我国代表团看来是不幸的、令人失望的。首先，我们脑中想起的问题是，直接有关的一方或另一方或双方曾经经常公开承诺要解决这个危机，在这件事情上它们是否真正尽了全部力量？

我们特别发现难于接受的是，当注意力应该全部集中于问题的实质时，反而对程序问题给予不成比例的重视。如果我听得清楚并了解正确的话，土耳其代表今天所说的正是同样的一回事。意大利代表团真率地认为秘书长报告附件的信件里及这场辩论的某些冗长发言里所提出的某些问题；等于延迟安理会所建议的谈判过程。现在布鲁塞尔协定的条文及其真正的解释已经正式载入我们的逐字记录，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安理会和代表我们的秘书长有权要求的是认真地进行谈判。换句话说，各种提议不应当受任何实质或程序性质条件的限制，或附以太多这种或那种的保留。不论这些提议相差多大，它们都可以做为讨论的基础。自从有人类历史以来，这一向就是国际谈判的目的。

安理会不是一个法庭，没有权力进行详细的调查，也没有权力在肯定了事实之后象国家法庭一样作出判决。不过我们可以要求充分尊重安理会的各项决议及争端各方在每个阶段所达成的协议。

意大利历任代表和我在若干场合已声明并一再声明意大利对塞浦路斯危机的基本问题的立场。

正如我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安全理事会第1863次会议上所说的，意大利坚决相信谋求和解的责任主要在于直接有关的各方，特别是两族的领导人。在目前阶段，一种新的僵局似乎阻碍两族间的进一步会谈，我们觉得我们有责任强调这种责任的重要性，并表示我们相信有关各方及其领导人将会适当地完成这个任务。

根据今天和星期五我们会议上的发言，我很高兴地注意到双方现在似乎愿意就问题的实质恢复谈判。

说过这些话之后，让我表示我们的信念：要想对解决办法的寻求取得进展可以从欧洲经济共同体九个成员国所指出的论点里找到基础。上届大会我以当时九国主席的身分叙述了这些论点。让我再次回顾和总结如下。

首先，我们认为应当重申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其次，我们认为构成这个主权国家的两族之间达成协议对于谋求问题的解决是绝对必要的。

最后，我们特别重视令人苦恼的难民问题，它关系到塞岛居民当中问题最难解决的一些人。我们在这个会议厅听到的有关主要各方的发言，使人对这点比以前较有希望。

主席先生，我要向你及安理会各理事国保证，欧洲共同体九个成员国对塞浦路斯问题所采取的行动不限于在这里或其他地方发布声明而已。相反的，我们为了有关两族的利益正在负起积极而公开的任务以促进该地区的持久和平，这个任务是有关国家政府都非常清楚的。

我现在只提一个基本要点：九国集团认为，长久延迟的关于领土建议的意见交换事实上已如要求的进行了。

因此，现在我国极力督促有关各方对过去的瓜葛，如果不能忘记，至少把它摆在一边，不再进行任何程序上的争论，并同意再次会面，在秘书长认为最合适的日期进行有意义的、建设性的会谈——会谈可以象秘书长报告的附件里所说的进行，其中土族塞人提议“讨论必须机密地进行，不因宣传的考虑而受到影响”，希族塞人主张“‘将问题提交在塞浦路斯的混合委员会之前’，建立一个共同的基础”。同时，有关各方遵照秘书长在报告中的建议，

“……必须愿意表现出必要的灵活性，不光是考虑到自己的利益，而且照顾到对方的正当愿望和需要。”（S/12093，第70段）

我几乎用不着重提意大利对这个问题，就是对塞浦路斯及地中海潜在危险局势，是非常关切的。意大利位于这地区的心脏地带，我国对这种危险局势非常地——事实上是，严重地——感到关切。因为意大利的地理位置，也因为它与有关的所有各国的友好关系，意大利的目的在于恢复塞浦路斯及邻近地区的安定。

我要对秘书长报告里有关驻塞部队的行动及危机的人道方面说几句话。

首先，我们很遗憾和关切地注意到驻塞部队仍然受到阻碍无法自由、圆满地发挥作用，以前一些令人遗憾的限制不但没有象维也纳会议第三回合所同意的那样消

除掉，反而增加了。这种发展甚至更令人遗憾，因为它使驻塞部队无法在贫困的北部希族村落完成必要的人道工作。

一般说来，我们要强调塞岛危机人道方面的有关问题，因为成千上万难民的灾难似乎永无尽期，使这场毫无意义的危机的真正受害者——就是那些成千上万的无辜男、女和儿童——遭受更多的委屈和苦难。

就是基于这些忧虑和对于塞岛危机所有有关的人的同情，以及我说过的那些希望，并且仰仗各领导人能够下定决心把他们杰出的智慧用来为他们人民的共同利益服务，我国代表团愿意支持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任务，投票赞成同我表明论点相一致的决议草案。因此，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支持你正在筹划从事的进一步努力，以使我们的讨论早日获得建设性的结果。

在结束之前，我要表示我国政府对秘书长孜孜不倦的努力致以深深的谢意。就这件事和众所周知的他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所作的努力，我们该大大感谢他。我们要鼓励他以他已表现的不移信心继续努力。我们对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及他的特别代表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具有充分的信心，我们对德·奎利亚尔大使在对他这样非常老练的外交官说来也是相当特殊的环境里所表现的干练和耐心，也要致以高度的敬意。

我们也要再次对那些向驻塞部队提供分遣队的国家及这些分遣队所有人员致以应得的敬意，他们在普雷姆·钱德中将的令人尊敬的和有效的指挥之下很有效率地执行了他们的任务。

主席：我要对意大利代表对我个人和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所说的慷慨友好的话表示感谢。我很幸运由于字母次序的偶然因素，能够通过邻座的关系从我的意大利同事的友谊和指导得到好处。

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主席先生，在谈到我们辩论的主题之前，让我说我们多么高兴看到你主持安全理事会的讨论，它现在要审议的重要问题的解决无疑地

将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业。以不结盟国家对公平解决这种问题所发挥的必要作用及它们对解决问题的贡献，本月份安理会主席刚好由一个不结盟国家的杰出代表来担任，确实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巧合。在联合国所有各国之间建立一种新形式的关系上，贵国圭亚那发挥了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这是得到广泛的承认和感谢的。我们深信在你的明智和干练的领导之下，安理会的工作一定会圆满完成。主席先生，你在执行你的重要任务时，准会随时得到罗马尼亚代表团毫无保留的支持。

让我也向法国代表德吉兰戈大使表示我的感谢并致以热情和应得的敬意，上个月他勤奋有效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使安理会获得了建设性的成果。

让我也借这个机会热烈地欢迎新任的巴拿马常驻代表豪尔赫·伊·娄·加大使，并祝他在他们重要任务上圆满成功。

罗马尼亚代表团要从两个主要方面来考虑塞浦路斯局势，一方面是驻塞部队的活动，它的任务明天截止，另一方面是两族谈判的现况，根据安理会第367(1975)号决议的规定，那是在联合国秘书长的主持下在去年开始的。很明显地这两方面是无法分开地联系在一起的。

罗马尼亚代表团已很仔细地研究了秘书长根据第383(1975)号决议提出的报告，我们向他表示感谢。关于问题的第一方面，我要说我国代表团不反对把驻塞部队的任务再延长六个月，尤其因为是塞浦路斯共和国合法政府已经同意了。至于塞岛局势政治解决的程序方面，罗马尼亚代表团现在要提出下列意见。

已获安全理事会赞同和认可的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声明解决塞浦路斯危机的原则：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撤出所有外国武装部队和人员并停止对该国事务的一切外国干预。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认为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宪法体制要由塞人决定，已建议有关各方在秘书长的主持下开始谈判，以达成互相同意的政治解决。

根据秘书长的上次报告，塞浦路斯基本问题的解决没有实质的进展。我们很

遗憾地注意到即使联合国机构一致通过的有关塞浦路斯的建议也没有执行。 甚至在该岛北部已采取许多措施，结果加深了两社区之间的政治和人口分离。

依照秘书长报告 (S/12093) 第 23 段，有大批希族塞人从北部向南部迁移。秘书长报告第 29 段载列的控诉说，“北部的希族塞人不断受到压力，要他们迁往南部，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

在这方面我们要详细谈一谈，因为大会第 3395 (XXX) 号决议说明了有关各方的明确责任。 一方面，他们必须避免采取任何改变塞浦路斯的人口结构的行动，一方面，他们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以利便所有难民回返家园。

诚然，一九七五年八月二日的维也纳协议已作出了向前进展的初步步骤；但是，如我们从秘书长报告 (S/12093) 的第 65 段可以清楚看出，我们一定会注意到达成的协议没有适当地执行。

我们已赞成并鼓励在秘书长的主持之下由两族继续进行谈判。 今年二月，两族代表顺利地重开有关领土和其他问题的实质性讨论，并对这些基本方面交换了书面提案，我们感到很高兴。 但在这方面，秘书长报告第 68 段说“第五回合”谈判“达成的协议中所预期的关于领土问题的书面提案的交换，没有得到充分执行”；原定于五月举行的第六个回合不得不加以延迟。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在检查外交努力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上应当发挥较积极的作用，特别是谈判是在本组织主持之下举行的时候。 两族谈判应当象大会第 3395 (XXX) 号决议所规定的进行，就是以有意义和建设性的方式，在平等的地位上自由举行。 在这方面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的意见，他在报告的第 70 段说，两族代表的谈判要“产生积极的效果，所有有关方面必须愿意表现出必要的灵活性，不光是考虑到自己的利益，而且照顾到对方的正当愿望和需要”。

自从塞浦路斯冲突爆发以来，罗马尼亚一直赞成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我国已宣布赞成一切外国武装部队毫不迟延地从塞浦路斯共和国撤走，并停止外国对其内政的一切干涉。

我们非常感谢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他的助手及他的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为执行有关塞浦路斯的各种决定和建议所作出的努力。我们对他们表示敬意，并鼓励他们以同样的干劲和热心继续进行他们的任务。我们认为这些努力必须继续下去，以期在建设性政治讨论的架构内，在本组织的主持下，通过两族代表的直接谈判，对塞浦路斯问题的所有争论部分达成解决办法。

安全理事会应该请秘书长继续从事斡旋工作，以促进两族谈判，并务必使谈判本着诚意进行，不受外来的压力。

罗马尼亚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当要求尊重并忠实地执行以前所达成的协议。我们深信以相互尊重和信任为基础，可以公平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保证在一个单一独立的国家里两族和平共处。为了这个目的，两方达成的任何解决办法，特别是关于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宪法体制和国家结构，必须符合两族的权利和正当愿望，并且还须以已确认该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政策的联合国各项决议为基础。

安理会对于一种如果任其继续下去就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既然负有必须加以纠正的责任，我们认为安理会应该继续密切注意塞浦路斯局势，如有必要并随时考虑一切方法使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对有关两方谈判的成功和塞浦路斯问题的全盘解决有所贡献。

最后，我要说罗马尼亚将来也愿意支持旨在实现塞岛人民——不管是希族人民或土族人民——长久期待的和平并消除塞岛危机引起的紧急局势的任何主动、任何真诚的努力，使巴尔干国家和地中海国家能够发展并加强友好和合作的关系。

主席：谢谢罗马尼亚代表对我所讲的亲切和夸奖的话。

安理会已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对阿塔莱先生发出邀请，我听说他愿意向安理会再次发言。如果理事国不反对，我就请阿塔莱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塔莱先生：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并且通过你，感谢安理会各理事国给予我第二次发言的机会。为了答复希族塞人代表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的发言，我请求再度发言，并就他和其他几位发言人提出的几点意见加以评论。希方总是批评并责备土方拖延塞浦路斯问题，不竭力设法谋求一个公正和平的解决办法。我们否认此事。我们确信，我们已经并且正在竭尽全力在现实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谋求一个公正的解决办法。我们认为，马卡里奥斯的態度、看法和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才是拖延这个局势使其不得解决。

现在我要简略地叙述马卡里奥斯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和他的处理方法。

首先，过去十三年，凡是可能关闭“希塞统一”之门的协定，马卡里奥斯都拒绝签署。最近在一九七五年五月间，通过他的新闻局，他宣称：

“如果谈判继续进行……将造成错误的印象：塞浦路斯问题只是两族间的争端，这个问题将从它的国际性缩小范围，成为塞岛的内部问题。”

可是，在桑普森政变促使土耳其采取这个和平行动之前，马卡里奥斯曾说塞浦路斯问题是应由两族之间自行解决的一个内部问题。

希族塞人领导人坚持的一项解决办法建立在他们所谓整个岛是属于他们的毫无根据和不肯妥协的假定上面，这项解决办法可用以下的话总结起来：

“希族塞人将计划进行长期斗争，将继续抵抗和斗争直到他们恢复他们的岛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这可以反映他们和新局势的现实看法有多么远的距离。

正是对这一问题所持的这种态度，正是“希族塞人”——希腊民族在该岛的扩展——认为他们享有塞浦路斯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看法，才是塞浦路斯危机的根源。

如果希族塞人领导人认为塞浦路斯是希族塞人的财产而把土族塞人——大陆土耳其民族在该岛的扩展——排除在外，和土族塞人继续进行谈判的计划当然毫无意义，而且不利于他们的事业。

正是由于这样的看法，他们对塞浦路斯的事态发展不断提出歪曲事实和片面的解释。正是由于他们所称两个民族构成的塞浦路斯是属于希腊的这个错误和有害的看法，他们就认为有正当权利把它破坏，以便和希腊统一，这就是塞浦路斯问题以往的起因，并且终于妨碍了它的迅速解决。

土族塞人是争取两民族组成的塞浦路斯独立的共同缔造者的一方，我现在代表他们向大会发言。我代表发言的一族是十三年来不顾生命财产的重大牺牲，独自捍卫塞浦路斯的独立和主权，反抗以马卡里奥斯为首的希族领导人企图通过“希塞统一”，使该岛希腊化，从而瓦解独立的塞浦路斯共和国。

根据以上所述，我谨建议安全理事会考虑采取一项政策，阻止马卡里奥斯破坏有意义谈判的一切机会，使这个问题拖延不得解决，而设法鼓励迅速恢复两族谈判，以便寻求一个公正的解决办法，并考虑到塞浦路斯问题的现实情况。

至于所称土耳其军队侵犯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我愿意说明，事实正正相反。对于土耳其部队在塞浦路斯驻留提出的任何批评，对于他们撤退提出的任何要求，都直接影响土族塞人在塞浦路斯的安全。提出这样批评并要求土耳其部队撤出塞浦路斯的人认为这样可有助于和平并可使塞岛情况正常化。事实决不是如此。我要简括地重述引起土耳其作为塞浦路斯的一个保证国而出面干预的一些事实——这个干预不容再迟延二十四小时。如果土耳其不及时采取行动，塞浦路斯的独立就会受到破坏，所有的土族塞人就会遭到屠杀。

我愿提醒各位代表，土耳其部队为了阻止希腊完成它的并吞计划不能不在最后

关头干预塞浦路斯，在马卡里奥斯的全面勾结下这个并吞计划已进行了十二年直到发生政变。希腊人对土族塞人村民实行大屠杀被揭露的证据和马卡里奥斯自己已承认也在策划全部灭绝土族——“阿克里塔斯计划”——便是土耳其干涉塞浦路斯防止了发生悲惨事件的明确证明。把这个合法和早应进行的干涉说成是“侵略”或是“占领”，显然是歪曲事实，证明完全不了解塞浦路斯问题。简单地说，土耳其的干涉并不是对塞浦路斯侵略；正相反，这是一个和平行动，保护土族塞人不被消灭，保全塞浦路斯共和国独立和有成效地阻止“希塞统一”。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圣诞节前几天——宣扬世界和平的圣节——第一次对土族塞人进行谋杀袭击后，在俘获的文件中揭露了“阿克里塔斯计划”，其中明白显示，以前制止“希塞统一”只是书面上的保证，并不执行，马卡里奥斯对这个保证完全蔑视。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桑普森同希腊军政府勾结发动政变时，希族塞人约有三千人被杀害。如果土耳其不及时采取行动，只有上帝知道要杀害多少人。还有三千人已被监禁，但不久即全部赦免，以便同共同敌人，土耳其人，作战。如果土耳其不采取行动，一星期内就会宣布希塞统一。如果我们反对——我们当然会反对——他们就会向世人宣告说，土族塞人叛国，我们就要遭到残酷的屠杀。

没有达成最后解决之前即要求土耳其军队撤走是不切实际的。作为独立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共有人，我们宣告，在没有达成公正和持久和平之前，土耳其部队驻在塞浦路斯，对于土族塞人的安全和保护，对于共和国的独立，都是必要的。

自一九六三年起，十二年来在这里从来没有提过政治、社会、宗教、行政和经济等方面的歧视和压制。从来没有提过难民问题。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情况不一样。当时受难的是土族塞人。许多年来，也没有提过外国军队在该岛驻留，因为占领部队都是来自希腊大陆的部队。

主席先生，如果你允许，我愿意简略地评论一些指控。

已经成为希腊人宣传目标的一个人道主义问题就是难民问题。希族塞人政府

和新闻报道发表的难民数字非常不一致，从五万六千三百人——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四日希族塞人报纸刊载的数字——到显然是夸大的数字，二十万人。固然很难确定希族流离失所人数，但是从撤出的希族塞人村庄和家宅的人口调查可以看出为数约九万人。

我不是力图低估塞浦路斯的人道主义问题。就我们来说，难民并不是新问题。我们自从一九六三年就有难民问题。由于武力而流离失所的二万五千土族塞人——秘书长报告所证实的——不许返回他们的家园，十二年来在他们自己土地上和最不卫生和难以忍受的状况下过着难民生活。另有六万五千土族塞人因一九七四年政变和以后发生的事而有生命之忧，从南部逃往北部，因此土族流离失所的人总数大约是九万人。

自从去年以来，已经在北部希族塞人放弃的房舍和田地把这些人重新安置，这是确实的。可是在南部，土族塞人的房舍和财产也重新安置了差不多一样数目的希族塞人，这也是真实的。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二日在维也纳举行第三次谈判所达成的协议促进了这个人口重新组织的过程，因此南北之间实行了自愿的人口交换，为两个地区的解决办法作了准备。

所以，就土方来说，我们不能不认为两族的难民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

希族塞人方面言过其实并且苛刻宣传的另一问题是所谓塞浦路斯的失踪人问题。

失踪人问题是腊乌夫·登克塔什先生和格拉弗斯·克莱里季斯先生在塞岛和在维也纳举行两族谈判时多次讨论的题目。在进行讨论时，登克塔什先生向克莱里季斯先生说明土方没有失踪人和/或被拘留的平民。我们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在安全理事会发言时也为此事作出类似的声明。

有人也曾向希方提出有充分理由的建议，与其在土族地区寻找他们的失踪人，不如要尼克斯·桑普森对此事负责——因为这是尼克斯·桑普森同希族国民警卫队、

希腊大陆的军事人员以及塞浦路斯自由斗争民族组织（第二期）勾结发动了一九七四年七月的政变。希族塞人的报纸估计政变时希族伤亡就有三千人之多。

希族塞人就失踪人问题指责土耳其人，而政变首领仍在尼科西亚街上优哉游哉，这只是为希族塞人自己的罪行寻找替罪羊。

我们一再地说，我们没有拘留任何人——不论是政治、军事或其他原因。希族领导人完全知道土族当局手中没有被拘留的人或是失踪人。可是，他们为了两个理由继续宣传这个问题：第一，他们正在企图污辱土方的名誉，声称土方违背了日内瓦公约。第二，对土方提出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他们想要保全自己的颜面；掩盖他们无能处理恐怖行动，无能处理暴行，无能处理他们私有的军队，无能处理地下的谋杀组织，无能处理那些进行政变造成塞浦路斯流血和生命损失的人。

希族塞人政府内政部长本杰明先生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认：

“非法分子仍然掌握大量武器是事实。”

塞浦路斯共产党机关报《黎明报》总编辑科斯塔斯·帕塔斯季斯先生向希族塞人政府提出以下的问题，也表明了这种十分显著的无法无天和漠不关心的实例：

“1. 既然政变首领和杀人犯还在街上优哉游哉，而且仍保有以前的职位，在这个岛上建立的算是什么民主秩序？”

“2. 既然法西斯主义对希族社区内的土族塞人妇女儿童和数千民主分子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还没有摆脱作为一个国家的责任，我们有的算是什么民主？”

“3. 既然无法无天被正式接受，国家和武装恐怖分子和睦相处，我们有的算是什么正义？”

“4. 国家和无法无天共存的政策可以保证人民的统一和团结吗？”

“5. 既然‘政变总统’和他的阁员们在塞浦路斯仍然和政变时期一样遭

遥自在，是否有人考虑到外国人会对我们有怎样的看法？”

以上是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尼科西亚俱乐部发表的演说中摘录的。

关于对殖民化问题所提出的指控，我愿意引用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S/11859 号文件中我们的答复：

“有人指控说，土耳其为了改变该岛的人口特点，按照预先策划好的分离计划，向塞浦路斯大量移民，这不仅跟事实完全不符，同时也是对实际情况的歪曲。事实上，土耳其一些熟练的技术人员和工人正以‘客人’的身分暂时来到岛上，帮助塞浦路斯应付当前的经济需要，改善过去十二年来受尽希腊当局歧视与剥削的土族塞人的经济命运。大家都记得，〔在一九七四年〕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土耳其和平行动之间的这段时间内，北部和南部所有土族塞人的村庄都遭受到希腊武装部队的蹂躏和摧残，北部的一切经济活动陷于停顿。

“为了应付在工业、农业、旅游业方面劳力不足的情况，复原岛上的经济，土耳其乃在季节性的基础上运进一些熟练的劳工，但这些人根本不要求成为塞浦路斯的公民或在岛上取得永久居留权。

“自一九七四年八月起，来到塞浦路斯的人，最多的是那些在希族塞人行政当局的政治、行政、社会和经济压力之下迁往土耳其、大不列颠和其它英联邦国家居住的土族塞人，今天，根据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宪法和有关的公民法，他们有机会得以重返家园，过着安全的正常生活。

“值得提出的是，根据（一九六〇年）建国条约附件D的规定，单是土耳其，就有三十万以上的土族塞人有权回到塞浦路斯定居，在其它国家成千上万的土族塞人更不用说了。由于安全的恢复，目前有许多住在海外的土族塞人随时愿意返回塞浦路斯，其人数之多，远超出我们可能在岛上安置的。

“因此，土族塞人当局不必要招引土耳其国民来居住，以达到希腊方面所谓的改变岛上的人口比率。”（S/11859，附件，第1和2页）

回顾在维也纳举行第三次两族谈判时，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两方代表除其他事项外，已就两方进行自愿的人口交换，为塞浦路斯设立两地区联邦制政府作准备一事达成了协定。可是希族塞人方面参加会谈的格拉弗斯·克莱里季斯先生终于否认了——我们推测这是在马卡里奥斯的压力下——所达成的原则上的协定。这是希族塞人无意遵守第三个维也纳协定的初次表示。土方在以后几个月的确亲眼目睹希族塞人许多次违反了这个协定。

关于希族塞人违反已达成的协定的最近证明，我可以引用克莱里季斯先生前几天说的话，当时希族塞人议会中某些方面坚持把所谓克莱里季斯事件列入议程，为的是罢免他的众议院议长职位。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一日星期五的《塞浦路斯邮报》报道如下：

“众议院议长格拉弗斯·克莱里季斯昨日向众议院说，他将延期把他个人的事件列入议程直到即将召开的安全理事会会议之后。

“这次会议将特别审议延长联塞部队任务期限问题，并且可能要辩论塞浦路斯的一般问题。

“克莱里季斯先生在上次会上对议员们说，如果他们对他处理维也纳谈判一事坚持进行辩论，他将把这个问题列入议程，但是他警告他们说，他不得不讲的话可能对民族事业不利，他们对此事后果要负责任。

“他表示愿意向任何一位议员公开他所有的文件。”

我确信，安理会的理事国对于克莱里季斯先生最近的透露将会认为值得考虑一下它的重要性。

还可以提到另一个违反协定的实例，流落在希族控制的南部的土族人向土族地区迁移时，竟不许他们携带拖拉机和车辆。一九七四年由于希腊人和希族塞人的武装袭击，在英国基地避难的土族人，他们的拖拉机、卡车、大客车、小汽车和其他财产也都不许带走。至今希方仍不许把这些车辆和财产运往北部。希方

不但不遵守维也纳协定，而且企图利用该协定的一些规定，把塞浦路斯自由斗争民族组织（第二期）的成员伪装“医生”和“教师”偷运到土族地区。当土方按照第三个维也纳协定的规定，进行调查这些人的背景并拒绝他们进入土族地区时，希方就进行虚伪的宣传运动，向全世界宣扬土方是该协定的违反者。希族塞人代表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一日星期五的发言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时他又对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当局执行该协定的情况作出各种虚伪的指控。

下面叙述这些指控的细节，作为对该发言中希方毫无根据的指控的答复。

希族塞人方面含沙射影地说，住在土族地区的希族塞人得不到适当的医药照顾。希方对此事的一切指控都是无稽之谈，因为土族医生尽力照顾希族的病人，土方并且为他们提供各种医药的便利。甚至作出安排使一些希族塞人到南部的希族综合医院接受治疗然后返回北部。

联合国部队驻扎在卡尔帕斯地区瓦蒂拉加村庄的人员再度正式表示，他们充分知道该地希族塞人居民自愿向南部迁移。

瓦蒂拉加村庄的希族塞人居民上星期一曾向登克塔什总统申请并告诉他，他们要向南迁移已有几个月之久的申请还没有得到答复。总统经过该村庄时，已请他注意此事。他听到村民的愿望后，对他们说：

“我们不阻止你们迁移，也不愿给你们造成困难。不过，你们每次前往南部，希族塞人的领导人就指控我们，并利用这个局面作宣传。对你们的申请推迟作出肯定的答复可能是这个原因。”

该村希族塞人居民对登克塔什总统说，希族塞人的领导人没有任何权利可以阻止他们迁往南部，并且说：

“我们自愿地想前往南部。我们到南部去的愿望必须得到理解，因为这个岛已划分为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两个地区。我们非常满意你和你的政府给我们的待遇，可是我们愿意在希族塞人那一边生活。”

登克塔什总统和该村希族塞人居民谈话之后，还访问了驻在该村的联合国部队。他询问联合国官员是否知道居民希望迁到南部。联合国当局作了肯定答复之后，就把希族塞人向登克塔什总统自愿申请准许他们迁到南部的事作成正式记录。总统说他将尽可能促成希族塞人早日向南部迁移。

另一方面，登克塔什总统上星期一访问卡尔帕斯地区时也到博尔塔斯利访问，那里一个希族塞人向他说：

“我在这里很快乐，我在南部塞浦路斯没有家。我从无线电听到你的讲话。你宣布在法律范围内将继续平等地对待我们，国家给予我们保护。你还说愿意在原地居留的人可以居留。我就是愿意居留的人，我很高兴。”

登克塔什总统对该希族塞人再次保证说，愿意居留者可以居留，不必担心。

卡尔帕斯地区希族塞人还对他们的领导人有关他们的宣传提出了抗议。博尔塔斯利的一家希族塞人说：

“希族塞人领导人如果认为通过他们的虚伪宣传对我们有帮助，他们错了。许多年来，他们利用这种反土耳其人的宣传来欺骗我们，使塞浦路斯问题达到现时的地步。”

登克塔什总统对那一家希族塞人说：

“只要你们不听信这种恶毒的宣传或不受其影响，就不会有问题。你们应当继续安心工作。”

愿意在土族控制的北部塞浦路斯居留的希族塞人的安全和福利都是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的责任。过去十二年，联塞部队向来认为在希族塞人管制地区居住的土族塞人安全、和福利是希族塞人政府的责任。因此，联塞部队现在认为确保北部希族塞人的安全和福利是联塞部队的责任，似乎不仅违反联塞部队的任务，而且违反惯例。况且如果承认这个主张，就等于撤销土族塞人管制区和否认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的权力。

我现在愿意提到联塞部队在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自由行动的问题。

土族塞人方面一贯主张，对于联塞部队的驻扎、调度、职责和自由行动作出规定的《部队地位协定》对土方没有约束力，因为这是一九六四年三月间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和仅代表希族塞人的基帕里安诺先生单方协商并签署的。如果在这些事项的实行方面有若干限制，这是由于没有签订一项协定，规定联塞部队在该岛土族管制区的自由行动。

希望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逐字记录中预期的协定不久就能签署，使这个情况澄清。

最后，我愿重申我们的立场。我们准备进行谈判。我们没有离开谈判桌，可是我们不接受强加于我们的谈判方法。我们不想草草率率地谈判而使希族领导人将来有机会再来抨击我们。过去二十年，我们进行了反对希塞统一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我们的子女是在恐惧、流血和破坏中长大的。由于希族塞人领导人的这个“希塞统一”政策，土族塞人没有一个家庭不遭到极大的困苦。这已经够了。我们不要再卷入这个斗争。我们不愿再看到死亡和破坏，只是因为一方拒绝光明正大的妥协和拒绝承认现实情况。除非希族塞人领导人放弃他们破坏两族谈判的政策，谈判不会有成果。除非希族塞人领导人和希腊方面对希族塞人明言“希塞统一”政策已取消，针对实施两族和两地区联邦制度的谈判就不可能给我们带来任何成果。

要求塞人在平等基础上解决他们的问题是一个可称赞的行动。我们都赞成，但是我们恳求，不要鼓励造成这个问题的领导人继续相信塞浦路斯是希腊人的，因此希族塞人对塞浦路斯问题比土族塞人要有更多的发言权。政治平等，特别是有关两族对塞浦路斯的独立和主权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力的政治平等，是不能均分的。我们有充分的权利来捍卫我们的独立和主权，不容许任何人加以破坏。我们不接受这种破坏行动的任何辩解。我们要世人了解并赞同这个事实：在塞浦路斯，两

族共同享有主权和独立，联合国宪章及其原则不容改订，使土族塞人成为塞浦路斯的二等民族。

就这一声明来说，我们的要求是不是太多呢？当然不是。我们只要求世人现实地注视塞浦路斯的事实。我们要求世人完全否认所谓土耳其占领塞浦路斯的说法。如果土耳其军队不干预塞浦路斯的事情，土族塞人甚至一部分希族塞人，必然遭到大屠杀。甚至马卡里奥斯也不能不承认这个卑鄙计划存在。可是策划此事的那些人，也就是杀害两千希族塞人并迫使土耳其干预塞浦路斯的那些人，在塞浦路斯仍然行动自由，十分自由，并且有充分武装，率领着他们的匪徒逍遥自在，并发表文章鼓吹“把土耳其人投到海中之后”同希腊合而为一。

因此，我们非常明确地表明我们的立场：我们准备在平等基础上同希族塞人方面继续进行协商，在现有的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的政府之间设立一个中央政府，使这个已有十三年之久的实际状况可以在两个地区组成的塞浦路斯联邦共和国的体制内得到公正和和平的解决。我们也准备进行协商和这一解决办法有关或附带的一切问题。

我将不再占用安理会的宝贵时间。正如星期五我在安理会所说的，我现在再说一遍，我们土方仍然认为在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主持下的两族谈判是谋求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唯一途径。

— 主席：名单中的下一位是希腊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帕普利亚斯（希腊）：我只想简单地把土耳其代表发言所提到的事情当中的两点，提出来谈谈。

蒂尔克门大使说——这次完全是引用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话——土耳其部队在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对塞浦路斯进行了一次合法的干涉。他不提土耳其所根据的《保证条约》的第四条；该条规定，保证国的任何行动应以“重新建立本条约所建立的情况”为其唯一的目标。

后来发生的事件很难和《保证条约》的条文相符。

他也没有追述——我理解这原因——土耳其代表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九日，也就是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的前夕，向安全理事会所作的发言：

“……世界社会的责任〔就是〕恢复原状”（第1780次会议，第31页）——意思是指塞浦路斯的原状。

安全理事会充分知道：土耳其的入侵是在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发生的，希腊的军人独裁政权在三天之后，即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就崩溃了，但宪法秩序立即在塞浦路斯和希腊重新建立了起来。因此，和平解决的门在当时是敞开着。

且不说任何武力的使用是公然违犯联合国的宪章，根本就没有任何情况——尤其在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以后——可以表明土耳其再次对塞浦路斯共和国使用武力是正当的，特别是塞浦路斯的宪法秩序已经恢复，独立和主权的威胁已经消除（土耳其政府在正式声明中所特别要求的就是塞浦路斯的独立和主权）而且旨在找出一项满意的解决办法的谈判正在日内瓦进行。

我们应该再指出，在安全理事会已经在处理这个问题之后，土耳其还再次侵犯塞浦路斯共和国，这是无视安全理事会，公开违犯安全理事会的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第353(1974)号决议，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命令停火的第354(1974)号决议，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四日再度命令停火，但又被土耳其完全违犯了的第357(1974)号决议，等等。今日塞浦路斯这种悲惨而危险的局势应由谁负责，是一目了然的。

再说我的第二点：为了避免对《布鲁塞尔协定》的任何曲解，我昨天向安全理事会宣读了该协定的全文。条约文字不说自明，意大利代表今日所说的足以为证，对他我谨致谢意。今天蒂尔克门大使又提到这个协定，除了别的以外，他在提到《布鲁塞尔协定》时加了“谈判的基础”一词。我必须再度指出，协定中并未载有这种词句。

《布鲁塞尔协定》纯粹是程序性的，它唯一的目的只是鼓励两族的代表，并对陷入僵局的谈判给予新的推力。

后来在维也纳由秘书长主持恢复的两族谈判达成了两族之间的协议，载在第五回合结束时所发表的公报，协议说：

“两族的代表将在秘书长主持下于五月间在维也纳再度开会，以便在将此事项向塞浦路斯混合委员会提出以前，觅致共同基础。”

所以这个基础在当时是尚待决定，公报上说得很明白。而且这是两个主要有关的族的代表协议公布的。要说这个基础在维也纳开会以前就已建立，这话至少可以说是不正确的。

一个共同基础仍待建立，在秘书长报告内第68、69和70段已反映出来，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也毋须再说：土族塞人代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给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的信中所载的那种先决条件，绝无补益。

主席：我现在请塞浦路斯外交部长发言。

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塞浦路斯）：在六月十一日和今晚的辩论中，土耳其方面说了许多不实的话。我不想一一答复，因为多数已在六月十一日我向理事会的发言中说明过了。此外，秘书长的报告也对许多说法作了断然的答复，不过，我愿意就若干问题，把真相向理事会简单报告。

一说土族塞人拥有塞浦路斯私有土地的百分之三十二点八，似乎这个数字——即令正确也不能作为理由，何况绝对不正确——就是正当理由可以去侵占希族塞人的土地，把希族塞人赶出他们自己的土地。可是，这个数字是假的。

从英国治理时期以来，塞浦路斯就设有《土地调查部》，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流的土地登记制度，它的记录详尽地包括了塞浦路斯所有地产的登记。按照现有不争的资料，土族塞人拥有塞浦路斯私有土地的百分之十二点三。关于这点，我也愿意引用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当时英国的代理塞浦路斯总督向殖民部拍发的一封密电，这电报至少可以证明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土族塞人所有权的百分比一直保持未变。电报说：

“为了研究分治，我们对主要各族拥有土地的比例，曾经作过估计。估计显示：皇家，百分之二十八；”——“皇家”指政府——“希人，百分之五十八，土人，百分之十二；其他，百分之二”。

对于进行此项研究的理由，我不置评。我想，很明显地这是为了分治。

土耳其人扩大这个数字的目的是明显的；他们想努力证明他们无理的立场是合理的，不作任何领土上的让步。

又说，希族塞人的难民数目只九万人左右。大略地看一下秘书长的报告就足以驳斥这种站不住脚的说法。报告中所列的希族塞人难民数字是184,143人，从秘书长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的报告以后又增加了1,143人。

在他们想把世界舆论导入歧途并规避土耳其使会谈陷入僵局的责任的努力中，蒂尔克门大使今晚又试图谴责希族塞人方面暗中破坏会议。安卡拉尽一切可能，通过一系列的既成事实，和食言毁诺以破坏两族会谈的前景，它却努力把会谈陷入僵局的责任转嫁给希族塞人方面，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土耳其对会谈的态度明显是口是心非，因为在它支持会谈的声明的背后，完全没有认真进行谈判的诚意。土耳其支持谈判的声明只是一种烟幕，企图把世界舆论导入歧途，并通过制造既成事实为安卡拉巩固在占领区的地位争取时间。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土耳其在维也纳的第五个回合的会谈时，以希族塞人方面提及秘书长的程序建议，为借口，拒绝接受希族塞人关于塞浦路斯问题领土方面的提议，这

个目的明显地是规避承诺，不提出他们自己的关于领土的提议。

除了这个规避以外，土耳其方面现在又转移到另一个立场，正如欧郎先生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五日的信中所明显表示的：关键性的领土问题必须直接交给小组委员会讨论。可是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维也纳公报内说得清清楚楚：

“两族代表将在秘书长主持下于五月在维也纳再度开会，以便在将此事项发交塞浦路斯混合委员会以前觅致一项共同基础”。（S/11993, 附件）

安卡拉的目的是明显的：避免提出具体的提议，而使小组委员会忙于冗长但无结果的讨论。这种转变立场的唯一解释就是安卡拉不准备提出任何领土的提议，只因为没有打算作任何领土上的让步。

就这点来说，也许我可以引用《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

“劳夫·登克塔什上月访问西德时，一直截了当地说：土耳其方面不预备作任何领土上的让步”。（《纽约时报》，一九七六年六月九日）

由于时间已晚，我现在不打算详细答复土耳其代表所说的一切，不过，主席先生，在你的允许下，我要保留明日答复的权利。今天我只想谈，我听到试图使土耳其代表为他国家的行为不端行为和不行为而道歉。如果一个人相信土耳其代表说的话，这个人会认为塞浦路斯的悲剧只是海市蜃楼，土耳其的占领部队只是和平访问的友好访客，而那成千上万人死亡的残酷事实难民、失踪的人、驱逐、殖民化，以及其他造成塞浦路斯今日悲剧的每件事，都只不过是凭空的想象，土耳其只有慈善性的和学术性的兴趣。

这一切自然是抹杀真象。所有稍知塞浦路斯情况的人，都是清楚万分的。而且，对于理事会各理事国的智慧以及听这些荒谬主张的人是一种侮辱。如果塞浦路斯的局势不是悲剧，土耳其代表的笨拙的讲话可能更能引人发笑，可惜的是塞浦路斯的局势不是一件好笑的事。我刚才说过，我要保留在随后发言的权利来答复土耳其代表所说的话。现在我不过要搞清楚真实情况，读伦敦《经济人》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九日登载的一篇文章，没有人能够说这个杂志是希腊的宣传工具吧。我读原文：

“证据显示土耳其对谈判解决不发生兴趣。土族塞人的领袖劳夫·登克塔什在两星期前访问西德时，别人请他提出可能使土耳其军队从其一九七四年来所占领的部份地区撤出的提议。他直截了当地告诉那位德国人说，“土耳其方面不会作出任何关于领土的提议”。虽然星期一来自安卡拉的报导说，土耳其在十天之内将提出若干构想，但一般认为，这些构想会含有希族塞人不能接受的条件，而且多半除了在当前的分界线上作些极小的变动外，不会有更多的内容了。实际上，土耳其人驱逐其占领区内留下的希族塞人的工作正在加速进行。几星期之内，在贝拉佩斯的希人都要赶出去，在卡帕斯半岛还有七千希人则将在年底以前赶出。甚至到现在为止还未受到骚扰的马朗奈特村，也正在强制腾空。

“现在统治着塞浦路斯北部的大陆土耳其人坦白地说，土耳其正在吸收这个地区但并不并吞它。他们说，让土族塞人管理自己事务的实验已告失败——失败的原因至少一部分是由于土族塞人虽比大陆土耳其人聪明和有效率，却始终没有可以放手做事的机会。无论如何，大陆土耳其人已经作了决定，从现在起塞浦路斯北部由他们公开正式地治理。

“有项新的奇异的发展就是法马古斯塔的现代化的希族塞人住区正被洗劫一空。有十八个月，土耳其军队对于此区不加骚扰，作为他们诚实正直和纪律严明的证明。现在：近几个月来，“官方的征用”以及被准许的私人抢劫一直在进行。“征用”是由土耳其军队用一小队卡车来进行的。一天接一天他们有条不紊地搬空了店铺、旅馆和住宅，然后仔细地把征用来的东西分门别类地存到家具、衣服及家庭用具的仓库内去”。

这篇报导接着提到抢劫和土耳其移民不断涌入塞浦路斯的情况，并说：

“北部许多较大的市镇和乡村都空空洞洞得可怕，这情况在凯里尼亚、贝拉佩斯、卡米、卡拉瓦斯、拉皮索斯和其他一些地方丝毫不假。由于这些地方不能让它无限期地空着，于是提出了这个问题：是否应把法马古斯塔外面仓

库的物品拿来使用，让这些地方可以重新住人？如果这样，让谁来住？因为这不是南部的土族塞人难民，这些人已经在旁的地方安排了，推测起来，必定还有更多从大陆新来的人”。

这就是那篇报导的结束。

我相信，这甚至也许可以帮助土耳其代表正确观察事情的能力，由于这些都是事实，不是他虚伪地要我们相信的事情。但是，土耳其代表似乎至少对塞浦路斯的情况有不同的看法，他能否同意派遣一个由安全理事会代表组成的调查小组委员会到塞浦路斯去，以确定真正的事实是什么？就我们方面说，我们是欢迎这种调查的。塞浦路斯的情况果真如土耳其代表所说，他将毫无困难可以同意这项提议，因为土耳其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土耳其能同意这样的一项行动吗？

主席：我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我愿意答复希腊代表帕普利亚斯大使。当然，他是非常的轻松自在。进行入侵塞浦路斯的原是希腊的一个政府造成了整个地中海区域的动乱；危及了世界和平。后来，那个政府垮台了，就洗刷了希腊的一切责任。

在国际关系上，没有这么一回事，所有的政府都要为它以前的政府的行为负责。

其次，他说《保证条约》内规定：任何的干涉行动的唯一目标都是为了恢复原状。我对这个说法没有争论。土耳其部队开到塞浦路斯去的目标也是为了要恢复原状，但正是由于该岛的现状，而无法恢复原状。因此，他们试图以他们的驻留来为新的宪法秩序铺路，现在两族正在进行谈判。

帕普利亚斯大使也几次提到了《布鲁塞尔协定》。我注意到每当他提到那个协定时，他变得非常的拘泥条文，同时他现在反对用“协定的基础”一词。也许用这个词句不妥。它只是结构或程序上的基础，协定所规定的都载在文件里，我们没有主张协定应作不同的解释。

至于希族塞人代表所说的话——说土族代表提出的土地所有权的比例不确，它不是百分之三十二而是百分之十二——我不能和他就这点争辩；但我相信：土族代表如果得到机会，一定可以把这件事弄清楚。

他谴责土耳其破坏两族的会谈。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公正的谴责。话说回来，究竟是谁在布鲁塞尔倡议为协定搞一个新的架构？我们在每一阶段都同秘书长保持接触和协商，而且每次我们都设法防止会谈的破裂。我们曾在此地说过，我们唯一愿意做的事就是鼓励会谈，这就是我们的立场。

希族塞人代表又说，我引用的或土族代表引用的数字不正确。又说，秘书长自己在他的报告内说，难民的总数是184,000人。不过我想，他略而不提报告所说的，政府的统计显示数字为184,000。秘书长的报告并没有证实这个数字；而只是根据希族塞人的统计证实这个数字。

我不认为我应该答复希族塞人代表所提出的最后一点。理事会对此事的关涉，理事会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政治概念已经摆在那里。就载在各决议内。我们的立场是明显的，而且这不仅是我们的立场，同时也是理事会许多其他代表的立场。所以我认为绝无必要就这个问题和他辩论。

主席：理事会下次会议将在明日下午三时三十分举行。

会议于下午八时十分散会